

“老娘舅”单国良：案结事了人变好



杭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邓新圣
本报记者 许金妮

一件白衬衫、一顶休闲运动帽、一只装满茶叶的透明玻璃水杯……在杭州市上城区九堡街道，只要提起这标志性的“铁三样”穿搭，很多人都会立刻想到一个人——单师傅。

单师傅全名单国良，今年67岁。十几岁时，他从绍兴来到杭州九堡，成为一名工匠。由于他机灵能干、善于言辞、性格随和，很快就与当地人打成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单国良逐渐成为了九堡地区的“说事人”，人们在遇到难题或者纠纷时，都会找他调解。

12月4日，记者在一个分家析产纠纷调解现场，第一次见到单国良。正如九堡居民所描述的那样，他当日穿搭了标志性的“铁三样”。单师傅个子不高、慈眉善目，给人亲切可靠的感觉。

如今，单国良已是杭州有名的“金牌调解员”，曾先后被评为杭州市第三届“金牌和事佬”、杭州市“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先进个人”、杭州市“枫桥式”调解能手等。

一个绍兴人，凭何在九堡乃至杭州如此说得上话？从街坊邻里“说事人”成长为“金牌调解员”，中间经历什么？当天，记者旁听了一场单国良主导的现场调解后，又和他深入聊了聊“当调解员的那些事儿”。

热心肠的国良

上世纪70年代，单国良从绍兴来到杭州“讨生活”，做过编织竹制品的手艺人，也做过往返于车站的出租车司机。

说起走上调解员这条路的原因，单国良说，“其实一开始，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谁家出了事情，叫到我，去帮帮忙而已。”

单国良回忆，年轻的时候，他来到九堡，虽然“人生地不熟”，但这个地方的人却让他感到很温暖，“那时候街坊邻里，有什么好吃的，都会送来送去，虽然我是外地人，但很快就九堡当家了。”

“别人对我好，我也想回馈大家”，单国良说，“可能是因为我比较会跟人沟通，邻居们家里有什么矛盾，都会喊我去说事儿。我这个人热心肠，也从来推不脱，他们叫到我，我都去，而且基本上都能调解成功。”

很快，单国良的“热心肠”和说事儿能力越传越广。九堡当地，哪



里遇到矛盾纠纷调和不了的，大家就会说，“把国良叫过来”。

那个年代，崇尚和和气气的，大家最爱讲“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单国良说，一开始他是被别人叫去做调解，后来自己自发地喜欢上了这件事情，“每次调解成功后，看到当事人笑了，事情平息了，我也就开心了。”那会儿，他曾千里迢迢奔赴外地，劝吵架的小两口和好，也曾连日奔走，帮人调解劳动纠纷。

而单国良正式成为一名人民调解员，要回溯到2009年。那时他还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一次出车中，他无意间从汽车收音机里听到杭州市将要推广实施人民调解方式化解纠纷工作。“当时，我就记在心上，回家之后去查了一下，才发现，原来我平时做得事情对于社会治理也是很重要的。”

那年，单国良居住的蚕桑村治安情况良好，但邻里矛盾突出，成为了“和事佬”试点村社。得知这一情况，单国良便找到了蚕桑村支部书记，想要申请成为一名调解员。

书记告诉他，“这是好事，但是现在人民调解工作还在探索阶段，没有收入来源，你还愿意么。”

当时的回答，单国良至今记得，他告诉书记：“我一个人光秃秃地到社会上来，身体父母给的，知识社会给的，我就是应该去尽我所长回馈社会的。”

解结的单师傅

要如何通过调解工作回馈社会呢？单国良很明确，自己要做的，就是“把结解好”，这个结，不止是矛盾纠纷的结，也是心结。

单国良回忆，在他做调解员的这些年，群众经常是带着火气而来，砸杯子、泼茶水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有一次，他在调解中，发现还有人带着刀来。“不管是谁也好，事也好，结解不开就会滋生更大的矛盾和戾气。”

他讲了一起案例：吴阿姨是一名退休老人，因为一次不经意的借款，卷入一场涉及三方的经济纠纷。面对突如其来的纠纷，吴阿姨不知所措，她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了单国良。

“这种案例，涉及的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老人的心理状况，很多老人在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容易想不开、愧疚，产生强烈的自责感。帮吴阿姨把事情调解好，也是帮她摆脱负面情绪，以免想不开。”

调解期间，单国良多次邀约涉事几方，甚至自费多方周转做当事人的工作，还兼顾做吴阿姨的心理工作，最后协助吴阿姨用法律程序维护了她的切身利益。

在单国良的办公室，墙上挂着、柜子里叠着的，是数也数不清的锦旗。这些锦旗上的话，大多朴实无华，有一面写着“倾心调解，心存感谢”，还有一面写着“高效便捷，为民解忧”。

虽然已是67岁的年纪，单国良从来没有停下过学习的步伐，每每有新的法律出台，他都会加班加点通读好几遍。这些年，他还自学考出了婚姻家庭咨询师，“调解就是做群众工作，这工作不容易的，得花功夫啊。”

从单兵作战到集体走红

要说“金牌调解员”是如何练成的，单国良说，其实自己从来不是单兵作战。“首先，浙江特别重视调解员队伍的建设，给了我们很多支持。”

2018年，浙江省出台《关于加强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培育以人民调解协会、民办非企业调解中心等社会组织为承接主体，积极推进政府购买人民调解服务，大力发展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

与此同时，浙江整合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等法律服务资源，不断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进一步延伸法律服务触角。

“其次，现在愿意来做这个事情年轻人也越来越多，调解的力量非常庞大。”单国良说。

八堡社区治保主任助理赵岑建说，“我跟着单师傅已经学习了两年多了，这些日子最大的收获，是如何找到问题的切入点，设身处地为当事双方考虑。”

为了壮大街、社两级的矛盾调解力量，街道选聘单国良、查旦等有调解经验的调解员为治社导师，通过导师带徒、法律培训、带案轮训、案例教学等方式，培育扶植网格员、志愿者等91名兼职调解员力量，先后建立了23个村社矛盾调解工作站，如“老姚”工作站、“6070”居民自主调解工作室等，形成了一批品牌特色。

只要能干得动，就继续干。单国良忙碌的身影依旧奔走在调解一线，带教出的20多名徒弟也在街道的各个社区里发光发热，只为了完成他最大的心愿，“案结事了人变好”。

去联合国演讲就是精英？调查：只需26美元即可实现，不过是一项“游览服务”

《三湘都市报》李致远 刘怡欣

近日，一些社交媒体上涌现出不少“精英博主”——他们身着正装、妆容精致作参会状，有的晒出会议大堂合影，有的对着话筒演讲。不过，这真的是高门槛的“精英生活”吗？

近日，记者体验发现，这其实不过是联合国的一项“游览服务”，打开联合国官网就能“购票预约”，从儿童到成人单人费用15—26美元不等，还有工作人员专门引领参观。

去联合国演讲就是精英？只要花钱就行

“在联合国总部的一天”“我在联合国的演讲vlog”……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名为“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联合国”的“精英风潮”悄然兴起。记者浏览发现，平台上搜索关键词“联合国”有超万条笔记标注。

页面上，网红博主纷纷晒出自己在联合国“开会”“演讲”“领奖”的经历，声称是受邀参加国际事务，讨论着高大上的话题。

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调查发现，想要和这些“精英”一样踏入联合国的舞台，似乎并非难事。记者通过联合国官网查询发现，进入联合国总部大楼，可以直接通过官方网站进行预约。在“咨询服务”菜单栏的“参观联合国”的选项下，有个人票和团体票两个选项。其中，个人成人票价26美元，学生（13岁以上，持学生证）、老人（60岁以上）票价18美元，儿童（5—12岁）票价15美元。而团体票价格则在344美元—520美元之间，最多允许20人购票。

事实上，自1952年总部大楼开放以来，联合国一直提供导游服务。而2024年12月内，还有部分日期可供预约。

“还有价格高的套餐，那种体验会更丰富……”曾于2024年初前往联合国参观的某博主向记者透露，除开平价套餐，一些博主还选择参加名为“联合国实训团”的高价旅行项目，花费几百美元，就能参与内部演讲、外部演讲、线上参会等活动。据官方介绍，此类活动适合各类群体，包括学生、教育工作者、商界领袖等。

“花钱参观联合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除了花钱参观，在国外很多留学生还会申请成为联合国官方实习生，虽然录用比例较小，但只要通过了就能以实习生身份进入联合国工作。其中，一些人会把自己的经历发在社交媒体上，后来这种做法就被流量网红们学去了。”一位从事留学服务的业内人士如说。

“真假精英”的舆论漩涡引发关注

在这场“真假精英”的舆论漩涡中，将自己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去联合国总部参加会议经历分享至社交平台的李女士也被迫卷入。

李女士称，自己是在联合国相关机构驻华办公室从事性别平等工作的人员，“在北京工作居多，今年8月分享了前往参加联合国青年大会的经历，被贴上了‘虚伪’‘立人设’的标签，真是无奈又困惑”。

和李女士有同类情况的人还有不少。“联合国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国际组织，经常举办各种活动，邀请包括非营利性组织、国际机构、学术机构、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等代表参加会议。”留学英国博士@赛茜就是学者之一，她于今年6月参加了联合国知识产权论坛，并与多国学者进行面对面交流。赛茜近期在平台上再次回复了今年6月的推文，她表示：“可以理解大家质疑的原因，但我不是。”

交谈中，记者得知，在联合国的舞台上，不仅有8岁女孩就环境保护这一全球议题发表演讲，更有来自不同国家的高校学生作为代表阐述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我看到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和中国声音在联合国舞台展现。”她告诉记者。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一名律师告诉记者：“如果博主仅仅是为了花钱打造人设包装自己，这并不构成违法。”他表示，当博主拿虚假人设的名头去获利，这涉嫌违法，可能触犯广告法、刑法等有关规定。